

卷五十二

唐肅宗下

代宗上

歷代通鑑纂要

卷五

十二



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五十二

起唐肅宗乾元二年  
至代宗大曆十三年

二年。史思明自稱燕王

二月。月食既



亥巳

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。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。對曰。自古皇后無尊號。惟韋后有之。豈足為法。上驚曰。庸人幾誤我。會月食。事遂寢。后與李輔國相表裏。干預政事。上頗不悅。而無如之何。劉氏友益曰。月。后妃象也。張后之敵陽已極。極則必銷。而至於亡。不三年而輔國殺之。此其應也。



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

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。壅漳水灌之。慶緒堅守。以待思明。城中食盡。洶馬矢以食馬。而官軍無統御。進退無所稟。城久不下。上下解體。思明引兵趣鄴。選精騎日於城下抄掠。由是諸軍乏食。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。刻日決戰。官軍步騎六十萬。陳於安陽河北。李光弼。王思禮。許叔冀。魯晁先戰。殺傷相半。郭子儀承其後。未及布陳。大風忽起。吹沙拔木。天地晝晦。咫尺不辨。兩軍大驚。官軍潰而南。賊潰而北。東京士民駭散。留守崔圓等奔襄鄧。諸

將各上表請罪。上皆不問。

史思明殺安慶緒還范陽

史思明知官軍潰去。還屯鄴南。不與慶緒相聞。慶緒窘蹙。不知所為。乃上表稱臣於思明。思明手疏唁慶緒。願為兄弟之國。慶緒大悅。以三百騎詣思明營。思明陳兵待之。引入再拜。思明忽震怒曰。爾為子殺父。天地所不容。吾為太上皇討賊。豈受爾佞媚乎。命左右牽出。并高尚。孫孝哲。崔乾祐。皆殺之。勒兵入鄴城。收其士馬。留其子朝義守之。引兵還范陽。



苗晉卿王瓌罷。以李峴李揆呂誼第五琦同平章事。上於李峴恩意尤厚。峴亦以經濟為己任。軍國大事多獨決之。

以郭子儀為東畿等道元帥。

史思明僭號。

制停口敕處分。

李輔國專掌禁兵。常居內宅。制敕必經輔國押署。然後施行。宰相百司皆因輔國關白。口為制敕。付外施行。御史臺大理寺重囚。或推斷未畢。輔國一時縱之。莫敢違者。李揆見之。執子弟禮。謂之五父。

及李峴為相。於上前叩頭論制敕應出中書。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。上感悟。制停口敕處分。諸務各歸有司。或有追攝。須經臺府。輔國由是忌峴。

貶李峴為蜀州刺史。

鳳翔馬坊押官為劫。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。其妻訟寃。李輔國素出飛龍廐。敕監察御史孫瑩鞠之。無寃。又使中丞崔伯陽等鞠之。與瑩同。又使侍御史毛若虛鞠之。若虛希輔國意。歸罪夷甫。伯陽怒。召若虛詰責。欲劾奏之。若虛先自歸於上。上匿若虛於簾下。伯陽尋至。言若虛附會中人。鞠獄不直。



上怒叱出之。貶嶺南尉。鑿流播州。峴奏伯陽等無罪。上以為黨。貶蜀州刺史。謂散騎常侍韓擇木曰。李峴專權。朕自覺用法太寬。對曰。李峴言真。非專權。陛下寬之。祇益聖德耳。

召郭子儀還京師。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。兵馬元帥。

魚朝恩惡子儀。因其敗。短之於上。上召子儀還京師。以光弼代之。士卒涕泣。遮中使請留子儀。子儀給之曰。我餞中使耳。未行也。因躍馬而去。光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。夜入其軍。光弼治軍嚴整。始至

號令一施。士卒壁壘旌旗。精彩皆變。是時朔方將士。樂子儀之寬。憚光弼之嚴。

賜僕固懷恩爵大寧郡王。

懷恩從郭子儀為前鋒。勇冠三軍。前後戰功居多。故賞之。

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陽。大敗之。

思明分軍四道濟河。會于汴州。光弼方巡諸營。聞之。入汴州。謂節度使許叔冀曰。大夫能守汴州。十五日。我則將兵來救。叔冀許諾。思明至汴州。叔冀與戰不勝。遂降之。思明乘勝西攻鄭州。光弼整衆



徐行至洛陽。留守韋陟請留兵於陝。退守潼關。光弼曰。兩敵相當。貴進忌退。今無故棄五百里地。則賊勢益張矣。不若移軍河陽。北連澤潞。利則進取。不利則退守。表裏相應。使賊不敢西侵。此猿臂之勢也。遂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。而帥軍士詣河陽。有兵二萬。糧纔支十日。光弼按閱守備。部分士卒。無不嚴辦。思明入洛陽城。空無所得。遂引兵攻河陽。使騎將劉龍仙挑戰。慢罵光弼。裨將白孝德請挺身取之。挾二矛策馬亂橫流而進。斬之以歸。思明屯兵於河清。欲絕光弼糧道。光弼軍于野。

水渡以備之。既夕。還河陽。留兵千人。使將雍希顥守其柵。曰。賊將高庭暉。李日越。皆萬人敵也。至勿與之戰。降則與之俱來。諸將莫諭其意。既而日越將五百騎至柵下。失光弼。遂請降。希顥與之俱見光弼。光弼厚待之。任以心腹。高庭暉聞之亦降。思明復攻河陽。時光弼屯中潭。城外置柵。柵外穿塹。賊將周摯攻之。光弼命鎮西行營節度使荔非元禮。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。賊填塹八道。開柵為門。元禮俟柵開。帥敢死士突出。奮擊破之。周摯復收兵趣北城。光弼入登城望曰。賊兵多而不整。不



足畏也。不過日中。保為諸君破之。乃命出戰。及期不決。召諸將問曰。賊陣何方最堅。曰。西北隅。命郝廷玉當之。又問其次。曰。東南隅。命論惟貞當之。令諸將曰。爾輩望吾旗而戰。吾颺旗緩。任爾擇利。吾急颺旗。三至地。則萬眾齊入。死生以之。少退者斬。又以短刀置鞞中。曰。戰危事。吾國之三公。不可死賊手。萬一不利。諸君死敵。我自到。不令諸君獨死也。再戰。廷玉奔還。光弼驚。命取其首。廷玉曰。馬中箭。非敢退也。易馬遣之。僕固懷恩小却。光弼又命取其首。懷恩更前決戰。光弼連颺其旗。諸將齊進。

子庚

致死。呼聲動天地。賊眾大潰。思明及執皆遁去。

上元元年。以李光弼為太尉兼中書令。

以苗晉卿行侍中。

晉卿練達吏事。而謹身固位。時人比之胡廣。

呂諲罷。

宦官馬上言受賂。為人求官於諲。諲為補官。事覺。

上言杖死。諲罷。

以劉晏為戶部侍郎。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。

晏善治財利。故用之。

興王侶卒。



召張后之子也。張后數欲危太子。太子以恭遜取容。會召卒。后幼子定王侗幼。太子位遂定。

### 李輔國遷太上皇於西內

上皇愛興慶宮。自蜀歸即居之。上時自夾城往起居。上皇亦時至大明宮。陳玄禮高力士侍衛。李輔國言於上曰。上皇居興慶宮。日與外人交通。玄禮力士謀不利於陛下。陛下當為社稷大計。消亂於未萌。豈得徇匹夫之孝。且興慶淺露。非至尊所宜居。大內深嚴。奉迎居之。有何不可。上泣不應。會上不豫。輔國矯詔將射生五百騎。露刃迎上皇。遷居

西內。上皇驚。幾墜馬。高力士叱輔國共執上皇馬鞚如西內。侍衛兵纔阨老數十人。玄禮力士皆不得留左右。輔國遂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罪。上曰。卿等防微杜漸。以安社稷。何懼也。刑部尚書顏真卿首帥。百寮上表。請問上皇起居。輔國惡之。奏貶蓬州長史。高力士流巫州。陳玄禮勒致仕。上皇日以不懌。因不茹葷辟穀。浸以成疾。上初猶往問安。既而上亦有疾。但遣人起居。其後上稍悔寤。惡輔國欲誅之。畏其握兵。竟不能決。

江淮都統劉展反。勅平盧兵馬使田神功討展。斬之。



通鑑卷之七十一  
七  
展領淮西節度副使。節度使王仲昇使監軍邢延恩入奏。展倔彊不受命。請除之。延恩因說上請除展。江淮都統俟其釋兵赴鎮。中道執之。上從之。以展為江淮都統。密敕李峘及淮東節度使鄧景山圖之。延恩以制書授展。展疑之。延恩懼。乃馳請廣陵。解峘印節。以授展。展與宋州兵七千趣廣陵。延恩奔還廣陵。與李峘、鄧景山發兵拒之。移檄州縣言展反。展亦移檄言峘反。使其將擊景山。景山衆潰。展遂入廣陵。設疑兵。若將趣北固者。李峘悉兵拒守。軍潰。奔宣城。展遂陷昇潤州。峘副使李藏用

收餘兵。募壯士得二千餘人。立柵以拒展。戰敗。奔杭州。展諸將遂陷宣、蘇、湖、濠、楚、舒、和、滁、廬等州。所向摧靡。橫行江淮間。時神功將兵三千屯任城。鄧景山奏乞勅神功救淮南。且遣人趣之。許以淮南金帛。子女為賂。神功悉衆南下。展懼。選精兵渡淮。擊神功。連戰皆敗。神功入廣陵。擊展。斬之。餘黨皆平。平盧軍大掠十餘日。安史之亂。兵不至江淮。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。

范氏祖禹曰。邢延恩一言。而朝廷失信。藩臣背叛。江淮塗炭。甚矣。小人之交亂四國也。然亦肅宗不



明有以來讒慝之口。豈特一延恩之罪哉。  
二年。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印山。敗績。河陽懷州皆陷。

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。久戍思歸。上下離心。急擊之可破也。魚朝恩以為信然。屢言之。上敕李光弼等進取東京。光弼奏賊鋒尚銳。未可輕進。僕固懷恩勇而愎。麾下皆蕃漢勁卒。恃功多不法。郭子儀寬厚曲容之。每用兵。倚以集事。光弼一裁之以法。懷恩不悅。乃附朝恩言東都可取。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。光弼不得已。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。

陳於印山。光弼命依險而陳。懷恩陳於平原。光弼曰。依險則可進可退。若陳平原。戰而不利則盡矣。思明不可忽也。命移於險。懷恩復止之。史思明乘其未定。薄之。官軍大敗。走保聞喜。河陽懷州皆沒於賊。朝廷聞之大懼。益兵屯陝。光弼上表求自貶。貶為開府儀同三司。

貶李揆為袁州長史。以蕭華同平章事。

荆南節度使呂誼。以善政聞。李揆與誼不相悅。恐其復入相。陰使人求誼過失。誼上疏自訟。乃貶揆而相華。



史朝義殺史思明

史思明猜忍好殺。群下人不自保。既破李光弼。欲乘勝西入關。使朝義襲陝。自將大軍繼之。朝義數進兵皆敗。思明詔怒欲斬之。朝義憂懼。召思明宿衛將曹將軍者。以其謀告之。遂以兵入射思明殺之。朝義即偽位。

復以李光弼為太尉。統八道行營鎮臨淮。

七月朔。日食。既。大星皆見。

胡氏寅曰。日者。人君之表。妾婦乘其夫。臣子背君父。夷狄侵中國。政權在臣下。則暗而不明。肅宗有

其三焉。故元年日食一既。至是又既。天象亦云著矣。而肅宗終無恐懼修省之意。曾未十月。非常之禍。上及其父。駭震其躬。酷逮其子。雖欲救之。亦無及矣。

加李輔國兵部尚書

輔國求為宰相。上曰。以卿之功。何官不可為。其如朝望未孚何。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已。冕曰。吾臂可斷。宰相不可得。上大悅。輔國銜之。

制去尊號及年號。以建子月為歲首。

范氏祖禹曰。肅宗信禳祈之小數。以為改制改號。



可以致福而弭禍。夫畏鬼神聽巫覡者。匹婦之愚也。以天下之君為之。不亦異哉。

以元載為度支鹽鐵轉運等使。

度支郎中元載敏悟善奏對。上愛其才。委以江淮漕運。數月遂代劉晏掌財利。載以江淮雖經兵荒。其民猶有貲產。乃案籍舉八年租。調之違負。及逋逃者。計其大數而徵之。擇豪吏為縣令督之。不問負之有無。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。籍其所有而中分之。甚者取八九。謂之白著。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。民聚山澤為群盜。州縣不能制。

帝朝太上皇於西內。

先是山人李唐見上。上方抱幼女。謂唐曰。朕念之。卿勿怪也。對曰。太上皇思見陛下。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。上泫然泣下。然畏張后。不敢詣西內。至是始往朝。

寶應元年。賜郭子儀爵汾陽王。知諸道行營。

先是河東軍亂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。諸將請以兵馬使辛雲京為節度使。既而絳州諸軍乏食。突將王元振激怒士卒。殺其都統李國貞。鎮西北庭行營兵亦殺其節度使荔非元禮。推裨將白孝德為

寅壬



帥。朝廷因而授之。絳軍剽掠不已。朝廷憂其與太原亂。軍合。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服。以郭子儀為汾陽王。知諸道節度行營。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。發京師粟帛數萬以給絳軍。時上不豫。群臣莫得進見。子儀請曰。老臣受命將死於外。不見陛下。目不瞑矣。上召入卧內。謂曰。河東之事。一以委卿。子儀至軍。王元振自以為功。子儀曰。吾為宰相。豈受一卒之私邪。收元振及其黨四十人皆殺之。辛雲京聞之。亦按誅。殺景山者數十人。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。

蕭華罷。以元載同平章事。領度支轉運使如故。

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。怨蕭華。言華專權。請罷之。而相載。上不許。固請不已。上乃從之。

太上皇崩

在位四十四年。年七十八歲。上自仲春寢疾。聞上皇登遐。疾轉劇。乃命太子監國。

復以建寅為正月

建巳月。帝崩。李輔國殺皇后張氏。

在位七年。年五十二歲。初。后與輔國相表裏。專權用事。晚更有隙。內射生使程元振黨於輔國。上疾



篤后召太子謂曰。輔國久典禁兵。陰與程元振謀作亂。不可不誅。太子泣曰。陛下疾其危。不告而誅。必致震驚。恐不能堪也。太子出。后召越王係。選宦官授甲。以誅輔國。元振知其謀。密告輔國。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廡。勒兵收係。遷后於別殿。時上在長生殿。使者逼后下殿。宦官官人驚散。明日上崩。輔國等殺后并係。及兗王儻。范氏祖禹曰。肅宗信任李輔國。上不保其父。中不保其身。下不保其妻子。此近小人之禍也。可不戒哉。可不戒哉。

### 太子即位

輔國引太子素服與宰相相見。遂即位。輔國恃功益橫。明謂上曰。大家但居禁中。外事聽老奴處分。上內不能平。以其方握禁兵。外尊禮之。號為尚父。而不名。事無大小。皆咨之。群臣出入。皆先詣輔國。輔國晏然處之。

### 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

### 進李輔國爵博陸王

程元振謀奪李輔國權。密言於上。請稍加裁制。解輔國行軍司馬。及兵部尚書。出居外第。於是道路



相賀。輔國始懼。上表遜位。詔罷中書令。而進其爵。以劉晏為度支轉運鹽鐵等使。

郭子儀入朝

時程元振用事。忌子儀功高任重。數譖之。子儀不自安。奏請解副元帥節度使。遂留京師。

以程元振為驃騎大將軍

以來。瑱同平章事

貶裴冕為施州刺史

左僕射裴冕為山陵使。議事與程元振相違。貶為刺史。

回紇舉兵入援。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。討史朝義。大敗之。取東京及河陽。

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。修舊好。且徵兵討史朝義。回紇登里可汗起兵至三城。見州縣皆為丘墟。有輕唐之志。乃困辱清潭。清潭遣使言狀。上遣殿中監藥子昂往勞之。可汗自陝州大陽津度河。食大原倉粟。與諸道俱進。制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。以子昂。魏琚為左右廂兵馬使。韋少華。李進為行軍司馬。會諸道節度使。及回紇於陝州。進討朝義。上欲以郭子儀為适副。程元振。魚朝恩等



沮之而止。加僕固懷恩同平章事。領諸軍節度。行營以副造。造至陝州。回紇屯於河北。造與僚屬往見之。可汗責造不拜舞。子昂對以禮不當然。回紇將車鼻曰。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。可汗於雍王。叔父也。何得不拜舞。子昂曰。安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。且兩宮在殯。不應舞蹈。力爭久之。車鼻遂引子昂等各鞭一百。遣造歸營。琚少華遂死。諸軍發陝州。僕固懷恩與回紇為前鋒。郭英乂。魚朝恩為殿。李抱玉自河陽入。李光弼自陳留入。會于洛陽。陳于橫水。懷恩遣驍騎及回紇並南山。

出賊柵東北。表裏合擊。大破之。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。鎮西節度使馬璘遂單騎奮擊。奪賊兩牌。突入萬眾中。左右披靡。大軍乘之而入。賊眾大敗。斬首六萬級。捕虜二萬。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。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。獲偽中書令許叔冀。留回紇營河陽。使其子瑒帥步騎萬餘逐朝義。至鄭州。再戰皆捷。汴州降。回紇入東京。肆行殺掠。死者萬計。朝義自濮州北度河。懷恩追敗之於衛州。賊將田承嗣等將兵四萬與朝義合。復來拒戰。僕固瑒擊破之。於是朝義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洛邢。



四州降于李抱玉。恒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五州降于辛雲京。抱玉等入其營。嵩等皆受代。居無何。僕固懷恩皆令復位。由是抱玉雲京各表懷恩有貳心。朝廷宜密為備。懷恩亦上疏自理。上慰勉之。

### 盜殺李輔國

上在東宮。以李輔國專權。心甚不平。及嗣位。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。不欲顯誅之。夜遣盜入其室。竊輔國首。及一臂而去。敕有司捕盜。遣中使存問其家。仍贈太傅。

胡氏寅曰。不平輔國專橫者。公心也。不欲顯誅之者。私意也。張后正位中宮。猶太子之母也。輔國遣使者以太子命。逼后下殿幽而殺之。其為太子累大矣。而猶以為功乎。

以張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。賜姓名李寶臣。

**代宗皇帝**廣德元年。以劉晏同平章事。度支等使如

故

流來瑱於播州。殺之。

初來瑱在襄陽。程元振有所請。託不從。及為相。元振譖瑱言涉不順。與賊合謀。坐削官爵。流播州。賜



死。由是藩鎮皆切齒於元振。

賊將田承嗣以莫州降。李懷仙殺史朝義，傳首京師。以薛嵩、田承嗣、李懷仙為河北諸鎮節度使。

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，衛邢洛貝磁六州節度使。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。李懷仙仍故地為盧龍節度使。時河北諸州皆已降，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，乞行間自效。懷恩恐賊平寵衰，故奏留嵩等分帥河北，自為黨援。朝廷亦厭苦兵革，苟冀無事，因而授之。

范氏祖禹曰：唐失河北，實自此始。由任蕃夷為制。

將也。使李郭為將，肯如是乎？

### 回紇歸國

回紇部眾所過抄掠，廩給小不如意，輒殺之，無所忌憚。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，人人辭憚。趙城尉馬燧獨請行。比回紇將至，燧先遣人賂其渠帥，約毋暴掠。帥遺之旗曰：有犯令者，君自戮之。燧取死囚為左右，小有違令，立斬之。回紇相顧失色。涉其境者，皆拱手遵約束。抱玉奇之。燧因說抱玉曰：燧與回紇言，頗得其情。僕固懷恩恃功驕蹇，其子瑒好勇而輕。今內樹四帥，外交回紇，必有



窺河東澤潞之志。宜深備之。抱玉然之  
分河北諸州節度

以幽。莫。媯。檀。平。薊。為幽州管。恒。定。趙。深。易。為成德  
軍管。相。貝。邢。洛。為相州管。魏。博。德。為魏州管。滄。棣。  
冀。瀛。為青淄管。懷。衛。河陽。為澤潞管

遣使徵僕固懷恩入朝不至

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河東  
節度使辛雲京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不  
犒師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中使駱奉仙至太原  
雲京厚結之使言懷恩反狀已露懷恩亦奏請誅

雲京奉仙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  
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喻回紇  
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構陷憤  
怨殊深上書自訟曰臣以來瑱之死深畏中官讒  
口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騎時程元  
將軍議之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留數月不還遠近  
無不疑阻儻不納愚懇且務因循臣實不敢保家  
陛下豈能安國上遣裴遵慶詣懷恩喻旨諷令入  
朝懷恩抱遵慶足號泣訴寃然以懼死為辭竟不  
奉詔



吐蕃入寇。帝如陝州。吐蕃入長安。關內副元帥郭子儀擊之。吐蕃遁去。

吐蕃入大震關。陷蘭廓等州。盡取河西隴右之地。邊將告急。程元振皆不以聞。虜至邠州。上始聞之。至奉天武功。京師震駭。詔以雍王适為關內元帥。郭子儀副之。出鎮咸陽以禦之。子儀閑廢日久。部曲離散。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。至咸陽。吐蕃昨吐谷渾党項氐羌二十餘萬衆度渭循山而東。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。程元振遏之。竟不召見。吐蕃度便橋上倉猝不知所為。出幸陝州。官

吏六軍逃散。子儀聞之。遽自咸陽歸長安。吐蕃入長安。立廣武王承宏為帝。縱兵焚掠。長安中蕭然一空。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。謂王延昌曰。六軍逃潰。多在商州。速往收之。延昌徑入商州。撫諭諸將。方縱兵暴掠。聞子儀至。皆大喜聽命。得四千人。軍勢稍振。子儀乃泣諭將士。以共雪國耻。取長安。皆感激受約束。上恐吐蕃出潼關。徵子儀詣行在。子儀表曰。臣不收京城。無以見陛下。若兵出藍田。虜亦不敢東向。上許之。鄜坊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白孝德引兵赴難。孝德即日大舉。南趣



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。子儀使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。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。吐蕃懼，百姓又給之曰：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矣。吐蕃惶駭，悉衆遁去。詔以子儀為西京留守，白孝德與邠寧節度使張蘊琦將兵屯畿縣。子儀召之入城。京畿遂安。吐蕃還圍鳳翔鎮。西節度使馬璘將精騎千餘人赴難，轉鬪至城下，持滿外向，突入城中，不解甲出戰，單騎奮擊，倅斬千計。明日虜復請戰，璘開懸門以待之。虜引退曰：此將軍不惜死，宜避之。遂去。

胡氏寅曰：郭子儀之德之才，可以兼任將相，乃置之閑處，及有急難，又遽委用之。自李光弼已下，恃功負氣，夫豈堪此。獨子儀無纖芥于胷中，一聞君命，不俟駕而行，其忠義精誠，仰貫白日，而度量宏偉，無所不包，真可為人臣師表。使代宗挈國權兵柄而付之，于以復太宗之業，何難焉，而不能也。可勝歎哉。

### 削程元振官爵，放歸田里

驃騎大將軍程元振，專權自恣，人畏之甚於李輔國。諸將有大功者，元振皆忌嫉欲害之。吐蕃入寇，



元振不以時奏。致上狼狽出幸。上發詔徵諸道兵。李光弼等皆忌元振。莫有至者。中外切齒莫敢言。太常博士柳伉上疏曰。犬戎犯關。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。劫宮闈。焚陵寢。武士無一人力戰者。此將帥叛陛下也。陛下疏元功。委近習。日引月長。以成大禍。群臣在庭。無一人犯顏回慮者。此公卿叛陛下也。自十月朔。召諸道兵。盡四十日。無隻輪入關。此四方叛陛下也。陛下必欲存宗廟。安社稷。獨斬程元振首。馳告天下。悉出內使。隸諸州。持神策兵。付大臣。然後削尊號。下詔引咎曰。天下其許朕自

新改過。宜即募士西赴朝廷。若以朕惡未悛。則帝王大器。敢妨聖賢。如此而兵不至。人不感。天下不服。臣請闔門寸斬。以謝陛下。上猶以元振嘗有保護功。削官爵。放歸田里。

胡氏寅曰。元振於代宗。雖有保護之功。而迷國誤朝。幾危宗社。今不以宗社為念。而專念其保己。夫蕃戎入寇。不以聞。子儀請兵。不召見。虜至便橋。帝方出奔。其不為吐蕃所得者。幾希。如是而尚可謂之保護乎。

帝還長安



郭子儀帥百官諸軍奉迎。伏地待罪。上勞之曰。用卿不早。故及於此。

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。總禁兵。

胡氏寅曰。程元振既去。代宗又以兵柄盡授魚朝恩。是以為可委腹心。外廷所不及也。至其既久。根深蒂固。如疾在膏肓。不可去矣。夫惡郭子儀而讒之者。魚朝恩也。乃益寵朝恩以形迹之。其於君道如何哉。

苗晉卿。裴遵慶罷。以李峴同平章事。

遵慶既去。元載權益盛。以貨納內侍董秀。上意所屬。載必先知之。承意探微。言無不合。上以是愈愛之。

放廣武王承宏於華州。

承宏逃匿草野。上赦不誅。放之於華州。

吐蕃陷松維保三州。

吐蕃陷三州及二城。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。於是劔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。

二年。流程元振於溱州。

元振得罪歸三原。聞上還宮。衣婦人服私入長安。復規任用。京兆擒之以聞。敕流溱州。上念其功。復



令江陵安置

立雍王适為太子

僕固懷恩反。寇太原。以郭子儀為河中節度等使。上謂子儀曰。懷恩父子。負朕實深。聞朔方將士思公。如枯旱之望雨。公為朕鎮撫河東。汾上之師。必不為變。乃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。河中節度等使。懷恩將士聞之。皆曰。吾輩從懷恩為不義。何面目見汾陽王。子儀至河中。雲南子弟萬人戍河中。將貪卒暴為一府患。子儀斬十四人。杖三十人。府中遂安。

僕固瑒為其下所殺。懷恩走雲州。

僕固瑒圍榆次。十將焦暉。白玉攻殺之。懷恩聞之。入告其母。母提刀逐之。懷恩疾走得免。遂與麾下三百渡河北走。子儀傳瑒首詣闕。群臣入賀。上慘然不悅。曰。朕信不及人。致勲臣顛越。深用為愧。又何賀焉。命輦懷恩母至長安。給待優厚。月餘。以壽終。以禮葬之。功臣皆感歎。子儀如汾州。懷恩之眾數萬悉歸之。咸鼓舞涕泣。喜其來而悲其晚也。  
范氏祖禹曰。代宗之責己也厚。其待人也恕。而誠不能感物。何哉。賞罰無章。而善善惡惡不明。上下



之情不通。讒巧得行於其間。故也。是以恩加人而人不親。以信示人而人益疑。紀綱壞亂。恩威不立也。

### 劉晏李峴罷

晏坐與元振交通。元振獲罪。峴有力焉。由是為宦官所疾。故與晏皆罷。

胡氏寅曰。代宗之相。獨李峴為賢。以忤宦官而罷去。是教士大夫使歸於北司也。欲天下之不亂。難矣。

### 以王縉杜鴻漸同平章事

以劉晏為河南江淮轉運使。

自喪亂以來。汴水堙廢。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。迂險勞費。兵火之後。中外艱食。關中米斗千錢。百姓按穗以給禁軍。宮厨無兼時之積。晏乃疏浚汴水。遺元載書。具陳漕運利害。令中外相應。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。以給關中。唐世稱漕運之能者。推晏為首。後來者皆遵其法度云。

### 罷河中節度及耀德軍

郭子儀以安史昔據洛陽。故諸道置節度使。以制其要衝。今大盜已平。而所在聚兵。耗蠹百姓。表請



罷之。仍自河中為始。從之。

臨淮武穆王李光弼卒。

光弼治軍嚴重。指顧號令。諸將莫敢仰視。謀定而後戰。能以少制衆。與郭子儀齊名。及在徐州。擁兵不朝。諸將田神功等。不復稟畏。光弼愧恨成疾而卒。詔以王縉都統諸道行營。

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。詔郭子儀出鎮奉天。懷恩逼奉天。郭子儀出兵。懷恩退。

懷恩至靈武。收合散亡。其衆復振。上厚撫其家。下詔曰。懷恩勲勞著於帝室。疑隙之端。起自群小。君

臣之義。情實如初。但當詣闕。更勿有疑。懷恩竟不從。遂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入寇。京師震駭。會子儀自河中入朝。詔子儀出鎮奉天。諸將請戰。子儀曰。虜深入。利速戰。吾堅壁以待之。彼必以吾為怯而不戒。乃可破也。若遽戰而不利。則衆心離矣。敢言戰者。斬。夜出陳於乾陵之南。虜始以子儀為無備。欲襲之。忽見大軍驚愕。遂不戰而退。

加郭子儀尚書令。不受。

子儀以太宗為此官。近皇太子亦為之。不敢當。遂不受。還鎮河中。



永泰元年。以李抱真為澤潞節度副使。

抱真以山東有變。上黨為兵衝。而荒亂之餘。土瘠民困。無以贍軍。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。免其租徭。給弓矢。使農隙習射。歲暮都試。行其賞罰。比三年。得精兵二萬。既不費廩。給府庫充實。遂雄視山東。步兵為諸道最。

命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。

三月。命僕射裴冕郭英乂等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。左拾遺獨孤及上疏曰。陛下召冕等以備詢問。此盛德也。然恐陛下雖容其直。而不錄其言。有容

下之名。而無聽諫之實。則臣之所耻也。今師興不息十年矣。人之生產。空於杼軸。擁兵者第館巨街陌。奴婢厭酒肉。而貧人羸餓。就役剥膚及髓。長安城中。白晝推剽。吏不敢詰。民不敢訴。有司不敢以聞。如毒飲痛窮。而無告。陛下不思所以救之。臣實懼焉。上不能用。

吐蕃遣使請和。

吐蕃遣使請和。詔元載等與之盟。上問郭子儀。子儀對曰。吐蕃利我不虞。若不虞而來。則國不可守矣。乃遣兵戍奉天。



平盧將李懷玉。逐其節度使侯希逸。詔以懷玉為留  
後。賜名正己。

時成德李寶臣。魏博田承嗣。相衛薛嵩。盧龍李懷  
仙。收安史餘黨。各擁勁卒數萬。治兵完城。自署將  
吏。不供貢賦。與山南東道梁崇義及正己。皆結為  
婚姻。互相表裏。朝廷專事姑息。不能復制。

### 置百高座講仁王經

內出仁王經二寶輿。以人為菩薩鬼神之狀。導以  
音樂鹵簿。百官迎從。至資聖西明寺講之。

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虜入寇。懷恩道死。召郭子

儀屯涇陽。回紇受盟而還。吐蕃夜遁。子儀還河中。

懷恩誘回紇吐蕃。吐谷渾。党項奴刺數十萬眾俱  
入寇。又以朔方兵繼之。子儀請使鳳翔滑濮邠寧  
鎮西河南淮西諸節度。各出兵以阨其衝要。上從  
之。懷恩中塗遇暴疾死。大將范志誠領其眾。京師  
聞虜至奉天。始罷百高座講。召子儀使屯涇陽。上  
自將六軍屯苑中。下制親征。魚朝恩請索城中私  
馬。男子皆團結為兵。士民大駭。逃者甚眾。百官入  
朝。朝恩從禁軍操白刃。宣言曰。吐蕃攻犯郊畿。車  
駕欲幸河中。何如。公卿皆錯愕。不知所對。有劉給



事者獨出班抗聲曰。敕使反邪。今屯軍如雲。不戮力扞寇。而遽欲脅天子棄宗社。非反而何。朝恩驚沮。事遂寢。會大雨旬日。虜不能進。大掠而去。所過焚廬舍。蹂禾稼殆盡。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。遂北至鄜州。殺刺史張麟。焚坊州三千餘家。十月。復講經。吐蕃退至邠州。遇回紇復相與入寇。合兵圍涇陽。子儀嚴備不戰。時二虜聞懷恩死。已爭長不相睦。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。回紇不信曰。郭公在此。可得見乎。光瓚還報。子儀曰。今衆寡不敵。難以力勝。昔與回紇契

約甚厚。不若挺身說之。可不戰而下也。遂與數騎出。使人傳呼曰。令公來。回紇大驚。大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。子儀免胄釋甲。投槍而進。諸酋長相顧曰。是也。皆下馬羅拜。子儀亦下馬。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。汝回紇有大功於唐。唐之報汝亦不薄。柰何負約深入吾地。棄前功。結後怨。背恩德而助叛臣乎。且懷恩叛君棄母。於汝何有。今吾挺身而來。聽汝殺之。我之將士。必致死與汝戰矣。藥葛羅曰。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。令公亦捐館。中國無主。我是以來。今皆不然。懷恩又為天所殺。



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。子儀因說之曰。吐蕃無道所掠之財。不可勝載。馬牛雜畜。長數百里。此天賜汝。不可失也。藥葛羅曰。請為公盡力以謝過。然懷恩之子。可敦兄弟也。願勿殺之。子儀許之。回紇觀者為兩翼稍前。子儀麾下亦進。子儀揮手却之。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。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。子儀酌地曰。大唐天子萬歲。回紇可汗亦萬歲。兩國將相亦萬歲。有負約者。身隕陳前。家族滅絕。盃至藥葛羅亦酌地曰。如今公誓。於是諸酋長大喜。遂與定約而還。吐蕃聞之夜遁。回紇遣其酋長入

見天子。藥葛羅帥眾追吐蕃。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於靈臺西原。大破吐蕃。殺獲萬計。詔罷親征。京城解嚴。

胡氏寅曰。郭子儀輕騎見虜。非惟虜不敢害。又聽其言講解而去。賢於數十萬眾力擊鏖戰之功。惟忠信足以感動之而已矣。

大曆元年。敕復補國子學生。

自安史之亂。國子監室堂頽壞。軍士多借居之。祭酒蕭昕上言。學校不可遂廢。故有是詔。

以戶部尚書劉晏侍郎第五琦分理天下財賦。

午丙



貶顏真卿為峽州別駕

元載專權。恐奏事者攻訐其私。乃請百官論事。皆先白宰相。然後奏聞。真卿上疏曰。諫官御史。陛下之耳目。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。是自掩其耳目也。太宗著司門式云。其無門籍人。有急奏者。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。無得關礙。所以防壅蔽也。李林甫為相。深疾言者。下情不通。卒成幸蜀之禍。陵夷至于今日。其所從來者漸矣。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。群臣尤莫敢盡言。况今宰相大臣。裁而抑之。則陛下所聞見者。不過三數人耳。天下之士。從此鉗口

結舌。陛下見無復言者。以為天下無事可論。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。陛下儻不早寤。漸成孤立。後雖悔之。亦無及矣。載以為誹謗。貶之。

帝生日。諸道節度使上壽。

上生日。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為壽。共直緡錢二十四萬。常袞請却之。不聽。

胡氏寅曰。代宗既自受賂。又通中人受賂。於是大臣若元載。又受賂。則節鎮守令。固將不令而化。既肥其家。且奉其上。而四海困窮矣。

三年。帝幸章敬寺。度僧尼千人。



魚朝恩以賜莊為章敬寺。以資太后冥福。窮壯極麗。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。衛州進士高郢上書曰。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。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為本。捨人就寺。何福之為。且古之明主。積善以致福。不費財以求福。修德以消禍。不勞人以禳禍。今徇左右之過計。傷皇王之大猷。臣竊為陛下惜之。不報。始上未甚重佛。元載。王縉。杜鴻漸皆好佛。上嘗問曰。佛言報應。果有之邪。載等對曰。國家運祚靈長。非宿植福業。何以致之。福業已定。雖時有小災。終不能為害。所以安史皆有子禍。

懷恩出門病死。二虜不戰而退。此皆非人力所及。豈得言無報應也。上由是深信之。臣民承化。皆廢人事而奉佛。政刑日紊矣。

胡氏寅曰。肅代時。大盜憑陵。君臣遁逃。計無所出。賴謀臣效策。將帥忠賢。故能芟夷大難。今乃言非由人力。而歸功宿植。豈非誣罔之甚乎。

### 徵李泌於衡山

泌既至。復賜金紫。為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。上時過之。除拜方鎮。給舍以上。軍國大事。皆與之議。欲以泌為相。泌固辭。



追謚齊王倓為承天皇帝

上與李泌語及齊王倓。泌請用岐薛故事。贈太子。上泣曰。吾弟首建靈武之議。成中興之業。岐薛豈有此功乎。鄉使尚存。朕必以為太弟。今當崇以帝號。成吾夙志。乃追謚曰承天皇帝。

胡氏寅曰。肅宗殺倓。代宗帝之。皆失也。李泌之議。亦非也。意者改封大國。加以美謚。於其後裔。數致隆焉。則可矣。

幽州將朱希彩殺其節度使李懷仙。詔以希彩知留後。

希彩及經略副使朱泚及弟滔共殺懷仙。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遣將討希彩。不克。朝廷不得已宥之。以希彩知留後。

內出孟蘭盆賜章敬寺

內設七廟神座。書尊號於牆上。百官迎謁於光順門。自是歲以為常。

胡氏寅曰。蘭盆起於佛之徒。曰目連者。以佛言其母墮於地獄。嬰罹毒苦。故為此會以升濟之也。今舉高祖太宗而下。皆以為有罪。而修供以升濟之。不敬莫甚焉。豈為子孫之道哉。



以馬璘為涇原節度使

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。璘以四鎮兵屯邠寧。力不能拒。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。深居腹中。無事之地。乃與子儀及諸將議。徙璘鎮涇州。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。曰。若以邊土荒殘。軍費不給。則以內地租稅金帛以助之。諸將皆以為然。徙璘為涇原節度使。璘先往城涇州。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邠州留後。

四年。杜鴻漸卒

以裴冕同平章事

五年。魚朝恩伏誅

元載以冕老病易制。故舉以為相。受命之際。蹈舞仆地。未幾而卒。

朝恩專典禁兵。勢傾朝野。陵侮宰相。每奏事。以必先為期。朝廷政事有不預者。輒怒曰。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。上聞之不懌。元載乘間奏朝恩專恣。不軌。請除之。上令載為方略。朝恩入殿。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。又使陝州節度使皇甫溫握兵於外。以為援。載皆以重賂結之。徙溫為鳳翔節度使。因與密謀誅朝恩。既定計。白上。上以寒食宴貴

戊庚

酉巳



近於禁中。載守中書省。宴罷。朝恩將出。上責其異圖。皓與左右縊殺之。以尸還其家。賜錢以葬。胡氏寅曰。古今皆謂宦官難去者。以其掌兵也。而輔國。元振。朝恩。相繼掌兵。代宗去之。無肘腋反噬之變。是非難去。顧人主喜怒如何耳。代宗之政。無可紀述。獨誅三宦官及元載。為最武。而就其事論之。皆不能盡善。既寵之。又殺之。復隱之。而厚賜之。非政刑矣。

罷度支轉運常平鹽鐵等使。委宰相領之。

臣等謹按宰相之職。無所不統。諸使可罷。宰相

不可領也。

以楊綰為國子祭酒。徐浩為吏部侍郎。

元載既誅。魚朝恩寵任益厚。志氣驕溢。自謂有文武才略。弄權舞智。政以賄成。吏部侍郎楊綰。典選平允。性介直。不附載。嶺南節度使徐浩貪佞。傾南方珍貨以賂載。載以綰為國子祭酒。引浩代之。六年。以李栖筠為御史大夫。

先是成都司錄李少良上書言元載姦賊陰事。上置少良於客省。少良以上語告友人韋頌。殿中侍御史陸珽以告載。載奏之。敕付京兆皆杖死。載所



擬官多非法。恐為有司所駁。奏凡別敕除六品以下官。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。上亦從之。然益厭其所為。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腹心。漸收載權。內出制書。以栖筠為御史大夫。宰相不知。載由是稍絀。

范氏祖禹曰。代宗知元載之惡。欲罷其相位。一言而已。誰敢不從。乃立黨以傾之。如敵國然。主勢不已。卑乎。

### 以韓滉判度支

自兵興以來。所在賦歛無度。倉庫出入無法。國用

虛耗。滉作賦歛出入之法。御下嚴急。吏不敢欺。亦值連歲豐穰。邊境無寇。倉庫蓄積始充。

七年。盧龍將吏殺其節度使朱希彩。詔以朱泚代之。希彩殘虐。孔目官李懷瓊因衆怒伺間殺之。衆未不知所從。經略副使朱泚弟滔。潛使百餘人於衆中大言曰。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。衆皆從之。泚遂權知留後。遣使言狀。詔以泚為節度使。

八年。貶徐浩為明州別駕。

浩妻弟侯莫陳怵。音敷。為美原尉。浩屬京兆尹杜濟。虛以知驛奏優。又屬薛邕。擬長安尉。怵參臺。御



史大夫李栖筠劾其狀。敕禮部侍郎于邵等按之。邵奏邕罪在赦前。上怒。皆貶之。朝廷稍肅。回紇使者辭歸。

回紇自乾元以來。歲求和市。每一馬易四十緡。動至數萬匹。馬皆駑瘠無用。朝廷苦之。所市多不能盡其數。至是。上欲悅其意。命盡市之。辭歸。載賜遺及馬價。共用車千餘乘。

吐蕃寇涇邠。郭子儀遣渾瑊拒却之。

瑊將步騎五千戰于宜祿。宿將史抗等不用命。官軍大敗。馬璘亦敗。為虜所隔。段秀實發城中兵出。

陳東原。吐蕃稍却。璘乃得還。子儀謂諸將曰。敗軍之罪。在我不在諸將。然朔方兵精聞天下。今為虜敗。何以雪耻。瑊曰。今日之事。惟理瑊罪。不則再見任。子儀赦其罪。使將兵趣朝那。虜欲掠沂隴。鹽州刺史李國臣曰。虜乘勝必犯郊畿。我倚其後。虜必返顧。乃引兵趣秦原。鳴鼓而西。虜聞之。至百城返。瑊邀之於隘。盡復得其所掠。璘亦出精兵襲虜輜。重殺數千人。虜遂遁去。

九年。郭子儀入朝。

子儀言朔方國之北門。戰士耗散。存者什一。而吐



蕃兼河隴之地。雜羌渾之衆。勢疆十倍。願更於諸道各發精卒。成四五萬人。則可以制勝矣。

十年。田承嗣反。發諸道兵討之。

田承嗣誘昭義兵馬使裴志清使作亂。志清逐其留後薛萼。帥衆歸承嗣。承嗣引兵襲取相州。上遣使諭止之。承嗣不奉詔。初李寶臣。李正己。皆為承嗣所輕。及承嗣拒命。寶臣正己。皆表討之。於是賧承嗣。永州刺史。命諸道進兵討之。時朱滔方恭順。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。正己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。承嗣以諸道兵四合。

懼。請束身歸朝。

李正己按兵不進。李寶臣襲盧龍軍。

初正己遣使至魏州。田承嗣囚之。至是禮而遣之。籍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正己。曰。承嗣老矣。諸子不肖。今為公守耳。豈足以辱師乎。正己遂按兵不進。於是諸道兵皆不敢進。上嘉李寶臣之功。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。寶臣遺之百縑。承倩詬詈擲出道中。王武俊說寶臣曰。今公在軍中新立功。豎子尚爾。况寇平之後。召歸闕下。一匹夫耳。不如釋承嗣以為己資。寶臣遂有玩寇之志。



辰丙

范氏祖禹曰。寺人貂。夙沙衛。皆以宦寺敗國喪師。承情一怒。寶臣而諸鎮解體。巨猾逋誅。終唐之世。不能取魏。其為害也。過於寺人貂。夙沙衛遠矣。十一年。汴宋軍亂。詔發諸道兵討平之。

汴宋都虞候李靈曜。殺兵馬使孟鑒。北結田承嗣。為援。詔以靈曜為濮州刺史。不受。遂以為汴宋留後。靈曜益驕慢。悉以其黨為管內八州刺史。縣令欲效河北諸鎮。詔淮西李忠臣。永平李勉。河陽三城馬燧。討之。淮南陳少遊。淄青李正己。皆進兵擊靈曜。燧。忠臣。與陳少遊。前軍合。與靈曜大戰。靈曜

敗。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。敗永平淄青兵。乘勝進軍。忠臣遣將將輕騎數百夜入其營。縱橫貫穿。斬數十人而還。營中大駭。忠臣。燧。因以大軍乘之。鼓譟而入。悅衆不戰而潰。靈曜夜遁。永平將杜如江擒之。李勉械靈曜送京師。斬之。

涇原節度使馬璘卒

璘疾亟。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。秀實嚴兵以備非常。璘卒。軍府晏然。

十二年。詔復討田承嗣。既而釋之。

初。承嗣請入朝。詔赦其罪。承嗣竟不入朝。又助李

巳丁



靈曜。上復命討之。承嗣上表謝罪。上亦無如之何。復其官爵。令不必入朝。

誅元載。貶王縉為括州刺史。

載、縉俱納賄賂。又以政事委群吏。上欲誅之。獨與元舅金吾大將軍吳湊謀之。會有告載、縉夜醮圖不軌者。上命湊收之。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鞫之。皆伏罪。賜自盡。劉晏謂李涵曰。故事重刑覆奏。况大臣乎。且法有首從。宜更稟進止。涵等從之。上乃誅載而貶縉。載妻子皆伏誅。有司籍載家財。胡椒至八百石。他物稱是。

以楊綰常袞同平章事。

綰性清儉。制下之日。朝野相賀。郭子儀方宴客。聞之。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。京兆尹黎幹。騶從甚盛。即日省之。中丞崔寬第舍宏侈。亟毀撤之。會綰有疾卒。上痛悼之甚。謂群臣曰。天不欲朕致太平。何奪朕楊綰之速也。謚文簡。

范氏祖禹曰。楊綰以清名儉德為相。天下從之如此。况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內。其有不率者乎。是以先王必正其心修其身。而天下自治。孟子曰。一正君而國定矣。此之謂也。



以顏真卿爲刑部尚書

楊綰常袞薦之也

以段秀實爲涇原節度使

秀實軍令簡約。有威惠。奉身清儉。室無姬妾。非公會未嘗飲酒聽樂。

霖雨度。支奏河中有瑞鹽

先是秋霖。河中府池鹽多敗。戶部侍郎韓滂奏雨不害鹽。仍有瑞鹽。上疑其不然。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。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。滂奏幹言不實。上命御史按視。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。渭南令劉

滂附滂稱縣境不損。御史趙計奏與滂同。上曰。霖雨溥博。豈得渭南獨無。更命御史朱敖視之。損三千餘頃。上歎息久之曰。縣令字人之官。不損猶應言損。乃不仁如是乎。貶滂南浦尉。計澧州司戶。而不問。滂鎮還奏瑞鹽如滂言。仍上表賀。請置神祠。上從之。賜號寶應靈慶池。時人醜之。

范氏祖禹曰。代宗責縣令當矣。然韓滂面欺。乃置而不問。是刑罰止於卑賤。而不行於貴近也。蔣鎮以諫官受委覆實。而敢共爲姦罔如此。豈非以其君雖欲恤民。而卒歸於好利受佞。故敢行詐而無



所忌憚與

以李納為青州刺史

李正己先有淄青。齊海。登萊。沂。密。德。棣。十州之地。及李靈曜之亂。諸道合兵攻之。所得之地。各為己有。又得曹。濮。徐。兗。鄆。五州。因徙治鄆。使子納守青州。是時田承嗣據魏。博。相。衛。洛。貝。澶。七州。李寶臣據恒。易。趙。定。深。冀。滄。七州。梁崇義據襄。鄆。均。房。復。郢。六州。相與根據蟠結。雖奉事朝廷。而不用其法令。官爵。甲兵。租賦。刑殺。皆自專之。上寬仁一聽其所為。朝廷或完一城。增一兵。輒有怨言。以為猜貳。

午戊

常為之罷役。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。無虛日。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。而實如蠻貊異域焉。

胡氏寅曰。史稱代宗寬仁。以愚觀之。直柔愿而無立志。樂因循而憚興事爾。於寬為近。仁則不知也。

十三年。隴右獻猫鼠同乳

隴右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。不相害者。以為瑞。常袞帥百官賀。中書舍人崔祐甫不賀。曰。物反常為妖。猫捕鼠。乃其職也。今同乳。妖也。何以賀為。宜戒法吏之不察姦邊吏之不禦寇者。以承天意。上嘉之。祐甫知選事。數以公事與常袞爭。袞由是惡。



之

以路嗣恭為兵部尚書

上召李泌入見。語以元載事曰。與卿別八年。乃能除此賊。不然。幾不見卿。對曰。陛下知群臣有不善。含容太過。故至於此。上因言路嗣恭初平嶺南。獻琉璃盤徑九寸。朕以為至寶。及破載家。得嗣恭所遺載盤徑尺。當議罪之。泌曰。嗣恭為人小心善事人。精勤吏事。而不知大體。昔為縣令。有能名。陛下未暇知之。而為載所用。故為之盡力。陛下誠知而用之。彼亦為陛下盡力矣。且嗣恭新立大功。陛下

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邪。上意乃解。以嗣恭為兵部尚書



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五十二





